

親指の恋人

同
石田衣良

江裕真 译

拇指恋人

これから送るのは、親しい友達にも話していないことだ。暗くなるけど、いいかな？

澄雄

わたしは…今、この瞬間全身でスミオの話
をきいてるよ。全部、話して—

ジュリア

親指の恋人

田
石田衣良

江裕真 译

拇指恋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拇指恋人 / (日) 石田衣良著; 江裕真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327-7619-1

I. ①拇… II. ①石… ②江…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30576号

親指の恋人 by Ira Ishida

© 2008 Ira Ishid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08 by Shogakukan Inc.,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Arranged with Shogakukan Inc.

through Shanghai Viz Communication Inc.

图字: 09-2010-748号

拇指恋人

[日] 石田衣良 著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親指の恋人

江裕真 译

责任编辑 刘 玮

封面设计 COMPUS·沙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7.75 插页2 字数92,000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7619-1/I·4666

定价: 38.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513-83349365

二十岁男女在涩谷的商住两用大楼殉情

【本报讯】二十五日上午十点左右，清洁人员在东京都涩谷区中央大街的商住两用大楼楼顶，发现了江崎澄雄先生（二十岁）与三田树里亚小姐（二十岁）的遗体。两人似乎是通过短信认识，从一个月左右前开始交往的。现场散放的容器，装的可能是从手机网站购买的安眠药等药品。两人的手腕处以红色缎带绑在一起，据分析属殉情。

目录

- 第一章 / 1
- 第二章 / 17
- 第三章 / 33
- 第四章 / 49
- 第五章 / 67
- 第六章 / 83
- 第七章 / 99
- 第八章 / 115
- 第九章 / 131
- 第十章 / 147
- 第十一章 / 161
- 第十二章 / 175
- 第十三章 / 191
- 第十四章 / 207
- 末章 / 223

第一章

隔着玻璃望去，东京都中心的校园里，绿意盎然。这些树秋天明明都会枯萎，为何这时候又会以这种气势伸展枝干、长出繁茂的叶子呢？真是一种无意义的反复过程。高楼大厦上方的天空中，满是一片片黑压压的乌云。低气压正在靠近，夏天的狂风带有一种让人心情浮躁的预兆。江崎澄雄在自己常去的大学自助餐厅里，眺望着渐渐变暗的世界。

差不多刚好是第三堂课结束的时候，豆大的雨滴在石板路上迸开。学生们以各种姿态小跑步地赶着去上下一堂课。澄雄凝视着雨水往下流淌的玻璃，他的面前是一杯凉掉的拿铁。平常的校园，看起来奇妙地扭曲着。自己的人生，就像这面玻璃一样，没有梦想，没有希望，也没有目标。没有想做的工作，没有热衷的游戏，就连打发无聊的嗜好也没有。二十岁的自己是个冷淡的人，就像玻璃那样透明，外人可以看到它的内部空空如也。

“澄雄！”

转头看向声音的方向，两个男学生拿着装有冰拿铁的玻璃杯，正往这里走来。他们是大内诚也与金子卓介，诚也是就读这所大学

的附属幼儿园时认识的朋友，卓介则是读大学的附属高中时认识的朋友。也就是说，卓介比诚也认真且优秀多了。穿着白色POLO衫、比较认真的那个大学生坐下之后说：“澄雄，你又逃掉第三堂的经济学通史了呀？这明明是一门只要来上课就能拿优等的轻松课程耶。”

“没关系，没关系。对这家伙来说，成绩这种东西根本没用。因为，他老爸可是Breaker & Suns的日本法人代表。找工作这种事，他只要靠关系，哪里都去得了。”诚也把老式的夏威夷花衬衫打开到第二个纽扣处，炫耀着他那晒得全黑的胸膛。这个男人是个花花公子，澄雄曾几度无可奈何地帮忙安慰被他甩掉的女孩。

确实，澄雄的父亲弘和是外资投资银行的行长，其母公司在全世界的投资规模，听说是全球最大的。在美国买进钻石和铜矿山，在俄罗斯买进天然气与毛皮，在中南美买进出产咖啡豆与香蕉的大型农庄。他们以一泻千里之势把相当于一个小国家全国预算的资金拿来投资，掌控着整个世界，再以猛烈的态势从全球各地吸取利益。

不过，澄雄压根没想过要靠父亲找工作。父亲很想把澄雄送进自己毕业的商学院，但澄雄明确地拒绝了。如果不这么做，他的父亲会擅自办好入学手续，甚至连商务舱机位都安排好。

“唉，找工作让人很心烦耶，尤其是对我这种小老百姓来说。”卓介以一副受不了的样子说，“大学明明只有四年时间，却必须在一半的两年结束后，一进入第三年，就开始找工作。我们家没有关系可动用，只能拿到好成绩再自我推销了。”

诚也双手抱着后脑，抬头看着挑高的天花板说：“我也一样，就算父母有关系可动用，也和我想从事的行业不同。我想做传媒相

关的工作，但进传媒的门极窄。如果是澄雄，应该连电视台都进得去，不是吗？你老爸的公司名下的电视广告量很可观吧。”确实，集团各公司的广告出稿量如果全部加起来，真的很庞大。不过，这不是澄雄关心的事。

“能不能别讲老爸的事了？很烦耶。找工作的话题也是，现在才大三，而且连暑假都还没到吧。”

“你这是什么话呀！”两人异口同声说道。

卓介说：“虽说就业情况略为好转，但求职战线依然严酷啊！我们学校动作比较快的人，在大二结束时就开始行动了。一般来说，到了大三，至少也都订好计划了。到了暑假却还什么都不做的，大概只有澄雄你了吧！”这口气听不出来到底是受不了澄雄，还是在责备他。

诚也打圆场般地说道：“好了好了，等着吧！这家伙应该有他的想法，虽然我们可能不太理解。万一有需要，他也有老爸的关系可以靠，反正让人觉得很羡慕呀！找工作这种事，麻烦到让人受不了。你根本不知道公司会把你丢到哪个部门去，却还硬要展现出自己干劲十足的样子，真的很蠢。上班族常常会被问起自己在大学时代有没有做过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我的话，除了交往过的女生人数外，就没有什么能够自豪的了。”

卓介戳了戳诚也的肩膀。“因为你是野兽嘛！”

天真的朋友们齐声笑了。

诚也横瞅着澄雄说：“倒是你，澄雄，女友那边状况如何？”
菊原奈央是澄雄交往半年左右的法律系女学生。

“再怎么讲，她都是西华大学的准校花呀。她可是个身材好、

脸蛋又漂亮的大小姐。为什么你老是什么都弄到手呀？”

澄雄想了想。如果这样就算是一切都弄到手，那也太可怕了。因为，再怎么填补，却还是一点充实感都没有，也不幸福。

“我和她，似乎已经完了。”

“为什么啊？”两个男学生又异口同声地问道。

卓介扭着身体说：“人家明明那么美，太可惜了。”

“她很好，但总觉得好累。”

诚也小声说道：“你们应该上过床了吧。”

“嗯。不过，已经够了。”

“太浪费了啦！”说完这句话，诚也的表情变了。他看着自助餐厅的入口处喃喃说道：“惨了，澄雄。准校花来了。”

卓介也说：“而且她的表情很可怕，好像要参加大学的辩论对抗赛一样。”

背后传来高跟鞋叩叩叩地敲着瓷砖的声音，澄雄无可奈何地转过头去。奈央手插着腰，一直站在那儿。由于她个头高、身材又好，腰的位置高到必须抬头看。

“为什么不回我短信？我打给你，你也不接。”

唯独澄雄那一桌，四周的空气好像绷紧了一样，安静了下来。大家都屏息关注着事情的发展。玻璃窗外，是强风把豆大的雨滴吹得横飞四散的坏天气。澄雄看了看准校花女友的脸，再看了看夏天的暴风雨。暴风雨比生气的女人美多了。

“因为我不爱你了。”澄雄的声音很平静，好像在确认出席和缺席的情况一样。

“什么话啊！你之前不是讲过你有多爱我吗？”

周围的视线与女友的气愤，都只让他觉得麻烦。自己的心好像已经离开这个让人不自在的地狱，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那是因为，奈央好像希望我说那些话呀！”

卓介与诚也睁大了眼，来回瞪着澄雄与奈央。澄雄突然觉得，一切都好蠢。

“什么喜欢啦、爱情啦，这些事我都不懂。我本来以为像奈央你这种既漂亮、又聪明、个性又好的女生可以教我这些事，但最后我还是完全无法弄懂。”

女学生掉下了强忍已久的眼泪。泪水一旦溃堤，就再也止不住了。她白色的衬衫在胸部的地方渐渐染成了一点一点的灰色。

“你和我只是玩玩的吗？”

“不是玩玩，也不是认真的。我们只是在尝试，但结果不合。就这样而已。”

“什么嘛，不要把人家讲得好像买夹克一样啊！”

准校花修长的手突然拿起桌上的玻璃杯，把里面的东西倒在澄雄身上。澄雄没有闪避，加了冰块的水很冰，冰到皮肤作痛，但这种小事，就算了吧！他保持冷静，微笑着抬头看着已经除名的女友。原本哭泣的奈央，脸色变了，好像在昏暗的道路上碰到什么未知的怪物一样。

“澄雄，你到底是何方神圣？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澄雄看着奈央，她的眼睛好像镜子一样。无底的恐惧与谜团，在脸的中心变成了一个个黑色的洞。那是和自己完全相同的眼睛。

“我不知道。”澄雄觉得周围的视线渐渐离开了自己，同学们似乎都已经看不下去了。

澄雄站了起来，向两个朋友说：“今天我要回家了，就不去涩谷购物了。”前方是怒目瞪视着他的准校花。走过她身边时，澄雄在她耳边轻声说道：“是我不好。希望奈央你能够再找到别人，幸福过日子。”

澄雄就这样穿着湿得黏在胸口的T恤，从都心校园里的自助餐厅走入了夏天的暴风雨中。

暴风雨来得正是时候。由于突然下起雨来，很多人都没带伞。澄雄在风雨交加中，走到了最靠近学校的地铁站。他那件印着“Nirvana”字样的摇滚风格T恤，以及价格不菲的破烂牛仔裤，全都淋得湿漉漉的。运动鞋里头都是积水，一走动就会发出声音，好像走在泥泞的道路上一样。

从青山一丁目到六本木只有一站，需要三分钟时间。在铝制的新车厢里，乘客们无视刘海往下滴着水的澄雄。他穿过检票口，经由地下通道往六本木山庄而去。六本木站出口的建筑Metro Hat的巨大玻璃屋顶下的空气，极其潮湿。

墙上的海报写着“由于适合的疫苗不足，非洲的孩子们每数十秒就有一人死亡”。为什么人可以因为在地球某个角落死去的他人，而变得热心到这种地步呢？澄雄觉得很不可思议。长大之后，这些孩子不是拿起枪参加内战，就是生下大量没有希望的孩子。为了让这世界变得更好，澄雄暗自决定，自己什么也不做。

他穿过巨大的金属蜘蛛脚边，沿着森之塔在石板路上走着。观光客络绎不绝地跟在导游的后面。这种充满虚假的玻璃之塔，到底有哪

里好？这里满是昂贵的价格标签，却没有一件足够真实的东西。

澄雄穿过住宅大楼的自动门，湿掉的运动鞋在大理石地板上变得滑滑的。真是难以行走的大厅。这里的电梯无论坐多少次，都觉得哪里怪怪的。身体同时感受到寂静与猛烈的加速度，不太能适应。到达三十七楼走出电梯后，他沿内廊走回自己家。位于西南角的房屋，面积约达两百四十平方米，租金每个月不下三百万元。但这不关澄雄的事，反正这笔钱几乎都是由老爸的公司支付的，甚至和自己家的开支也没关系。

玄关处摆着一双鳄鱼牌的白色高跟鞋。澄雄蹙了蹙眉。那个女人又从哪家女装店血拼回来了吧！光是看到鞋子，就觉得很烦。通往客厅的玻璃推拉门那一头，有人影移动。

“你回来了，澄雄。”那是硬挤出来的开朗声音。开口的是父亲的第二任妻子美纱惠。她才三十岁出头，和澄雄只差一轮左右而已。澄雄默默地朝自己房间走去。

“哎呀，你怎么全身淋成这样？”湿掉的鞋子在走廊的木地板上留下几许痕迹。进到自己房间后，澄雄反手关上门。

眼前有一扇绝对无法打开的窗户，穿过脚下的首都高速公路的曲线，以及远方涩谷的建筑群，在雨中朦胧地像屏幕一样呈现在眼前。门外传来“叩叩”的微弱敲门声。

“澄雄，毛巾。你这样会感冒哟！”

澄雄没有开门，背对着门说：“你不是我妈，没有必要这么关心我！”

“可是……”

澄雄顽固地说：“我们彼此过自己快乐的生活吧！可以的话，

请你假装没有我的存在，我会很感激你。”

隔着厚厚的门，声音变得含混不清。“可是，我和澄雄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我们一直忽视彼此，也不是办法。”她应该是想扮演被毫无血缘关系的儿子喜爱的继母角色吧！年轻的她渐渐焦躁起来。

澄雄冷冷说道：“我知道了，你就把毛巾放好，回你那里吧！”

“我挂在门把上。”语毕，美纱惠的脚步声在走廊上渐渐远去。

即使闭上眼睛，也知道她人在哪里。应该快要回到客厅去了吧！这样的话，就是彼此互不侵犯领海的安全距离了。

可是，脚步声停了下来，她说道：“晚饭想吃什么？”

为了开门拿毛巾而伸向门把的手，紧急停了下来。反正老爸不到半夜不会回来吧！公司帮忙出房租，为此他必须好好工作，外资公司是很严格的。

澄雄的语气不由得粗暴起来：“我随便吃吃就行了，不用管我！”

澄雄穿着湿透的衣服，跳上床。他裹在毛巾被里，看着东京下雨的天空。活着为什么是这么空虚、这么没有意义的事呢？无论恋爱、大学、就业、家人，都很无聊。其中最最无聊的，就是自己。在这张床上，已经不知道有几次一起床就对于活着感到厌烦了。

澄雄就这样进入梦乡。他没有做梦，只是全身流满讨厌的汗而已。一回神，下雨的天空染成了夜晚的深蓝色。空中之所以四处出现像在渗血一样的红色，是因为高度较低的云朵反射出地面上的灯光吧！由于什么都没吃，他觉得肚子好饿，饿到连自己都能清楚知道空空如也的胃是什么形状了。等吃饱回来再冲澡好了，他边想边换掉湿透的衣服，离开房间。在客厅的门前，对方又对自己讲话了。真烦。

“晚饭做好了，不吃吗？”

无论喜怒哀乐，他都不想让这个女人看见。他努力以平淡口吻说道：“不吃。我去下面吃点什么再回来。”

住在六本木山庄，只有这种时候才能体会到方便。一出电梯，要多少餐厅有多少餐厅。从住宅大楼越过榉树坂大道后，澄雄闲晃着往庭园而去。雨变小了，如粉末一般的雨滴随风飞舞，把榉树坂大道上的灯光弄得雾蒙蒙的。

澄雄在可以俯视毛利庭园的民族餐厅坐了下来。印度人服务生拿来了菜单。每当觉得要决定吃什么很麻烦时，澄雄大都会到这家店来。即使没食欲，吃咖喱总是能够果腹。

虽然下雨，毕竟还是七月。摆在户外的桌子，几乎坐满了年轻人。会不会是公司的欢迎会之类的呢？有一群人好吵。澄雄并没有只因为年轻，就和同龄人有什么共鸣。他一个人吃着有香料味道的咖喱，一面看着庭园里的草木。连好吃还是难吃，他都不知道。或许自己的舌头也和心一样麻痹了。喝着餐后的印度冰茶，澄雄一面摆弄着放在桌上的白色手机。这是最新款式，内置了用之不尽的功能。可澄雄甚至很少拿它来拍照。阳台上，湿湿的风吹了进来，自己好像身处于某个南国的度假胜地一样。不过，要是四周的日文可以消失，就更好了。

为打发无聊，他打开手机。少归少，他的通讯簿里还是输入了逾百人的联系方式。不过，里头没有任何一个他想要交谈的人，也不想发短信。虽然身处人群之中，澄雄觉得，自己是一个人。自己就像流放到了奢华的都市中心一个充满谎言的度假胜地。

澄雄胡乱连上了网络。手机网站的首页塞满了多得吓人的最新